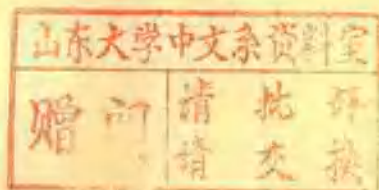


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

(上)



一九七八年五月



说 明

《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》上、下两册，是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教材的辅助参考书，由山东大学、山东师范学院、曲阜师范学院、山东师院聊城分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编辑。

在编选中，对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，由于是经典文献，所以没有编入，属于回忆性的文字，一概不收；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反面材料，我们也选了一些，以供在教学中批判用。

因篇幅关系，对于可选可不选的资料一律不选，力求“少而精”。但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所限，加之资料缺乏，时间仓促，这份“资料”肯定有错漏之处，希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七八年五月

53

目 录

(一)

五四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

李大钊：什么是新文学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
再论问题与主义……………（ 2 ）

鲁 迅：随感录四十三……………（ 8 ）

渡河与引路……………（ 10 ）

陈仲甫：文学革命论……………（ 12 ）

附录：

胡 适：文学改良刍议……………（ 16 ）

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……（ 27 ）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随感录三十五 三十六 五十七（一）现

在的屠杀者……………（ 31 ）

刘半农：复王敬轩书……………（ 34 ）

蔡元培：复林琴南书……………（ 49 ）

附录：

王敬轩：致新青年编者信……………（ 54 ）

林 纾：致蔡元培书……………（ 59 ）

※ ※ ※

邓中夏：贡献于新诗人之前……………（ 62 ）

恽代英：文艺与革命·····	(6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※ ※ ※

文学研究会宣言·····	(6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茅 盾：关于文学研究会·····	(68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沈雁冰：文学与人生·····	(74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郑振铎：新文学观的建设·····	(78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※ ※ ※

郭沫若：创造者（创造季刊发刊词一）·····	(8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我们的花园（创造季刊发刊词二）·····	(8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我们的文学新运动·····	(8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革命与文学·····	(89)
------------	--------

成仿吾：新文学之使命·····	(99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※ ※ ※

《语丝》发刊词·····	(10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鲁 迅：我和《语丝》的始终·····	(108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估《学衡》·····	(11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忽然想到（六）·····	(119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答K S君·····	(121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十四年的“读经”·····	(12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成仿吾：读章氏《评新文学运动》·····	(12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附录：

梅光迪：评提倡新文化者·····	(133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章士钊：评新文学运动·····	(140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并非闲话（二）、（三）·····	(144)
附录：	

陈西滢：闲话二则·····	(150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

鲁 迅：“醉眼”中的朦胧·····	(153)
文艺与革命（摘录）·····	(158)
上海文艺之一瞥（摘录）·····	(161)
成仿吾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·····	(167)
郭沫若：桌子的跳舞·····	(174)
蒋光慈：关于革命文学·····	(184)
李初犁：请看我们中国的Don-Quixote的乱舞·····	(191)
茅 盾：从牯岭到东京（节选）·····	(202)

※ ※ ※

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及其理论纲领·····	(209)
鲁 迅：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·····	(210)
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·····	(215)

附录：

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普罗文艺密令·····	(21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文艺的大众化·····	(219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论“旧形式的采用”	(220)
瞿秋白：大众文艺的问题	(223)
止 敬：问题中的大众文艺	(231)
周起应：关于文学大众化	(241)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	(245)
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（摘录）	
.....	(247)
周 扬：现阶段的文学	(258)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	(266)
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（摘录） ..	(267)
彭 康：什么是“健康”和“尊严”	(278)
附录：	

 新月社：《新月》的态度（摘录）

 梁实秋：文学与革命

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（摘录）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任务和运命	(299)
石 萌：“民族主义文艺”的现形	(308)
瞿秋白：狗样的英雄	(318)

附录：

 “民族主义文艺运动”宣言（摘录）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论“第三种人”	(328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易 嘉：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……………（331）

周起应：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？……………（347）

附录：

胡秋原：阿狗文艺论（摘录）……………（355）

勿侵略文艺（摘录）……………（356）

苏 汶：关于《文新》与胡秋原的

文艺论辩（摘录）……………（357）

※ ※ ※

鲁 迅：《论语》一年……………（361）

小品文的危机……………（365）

附录：

林语堂：《人间世》发刊词……………（368）

论小品文笔调……………（369）

什么是新文学

李大钊

现在大家都讲新文学，都作新文学了。我要问大家：“什么是新文学？”

我的意思，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，算不得新文学。刚是介绍点新学说，新事实，叙述点新人物，罗列点新名词，也算不得新文学。

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，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，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。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，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。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，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。

现在的新文学作品，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，固然也有。但是终占少数。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，实含有很多缺点，概括讲来，就是浅薄，没有爱真美的质素。不过撷拾了几点新知新物，用白话文写出来，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，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。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，字里行间，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，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……刻薄——狂傲——狭隘——夸躁——种种气氛，充塞满幅。长此相嘘以气，必致中干。种种运动，终于一空，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，此是今日文学界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，吾辈应速为一大反省！

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，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

们。宏深的思想、学理、坚信的主义，优美的文艺，博爱的精神，就是新文学新土壤根基。在没有深厚美腴的土壤的地方，培植的花木，偶然一现，虽是一阵热闹，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！

民国八年十二月八日，自北平寄
(原载十二月八日《星期日》社会问题号)

再论问题与主义

李大钊

适之先生：

我出京的时候，读了先生在本报三十一号发表的那篇论文，题目是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主义”，就发生了一些感想。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，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。现在把他一一写出，请先生指正。

一、“主义”与“问题”我觉得“问题”与“主义”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。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，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。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，应该设法，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。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，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，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，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、主义，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（即是一种工具）。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，才有解决希望。不然，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，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。那个社会问题，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，也仍然是

不能影响于实际。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，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，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。这是交相为用的，这是并行不悖的。不过谈主义的人，高谈却没有什么不可，也须求一个实验。这个实验，无论失败与成功，在人类的精神里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，永久不能消灭。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，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，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。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，也组织了一个“新村”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；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；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，集合起来，组织一个团体，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，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，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，可以希望，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。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，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，去传播他们的理想，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。而Noeyes作《美国社会主义史》，却批评他们，说：Owen主义的新村落，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，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。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。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，永远存留国民生命之中。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，又不是Owen主义者，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，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，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，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严存。这日向的“新村”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。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。河上肇博士说，他们的企划中，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、永存在人人心，最近本社仲密先生，自日本来信，也说“此次东行，在日向颇觉愉快。”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

想，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，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。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。不论高揭什么主义，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，都是对的，都是有效果的。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。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，偏于上纸空谈的多，涉及实际问题的少。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。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。

大凡一个主义，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。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，大致都很相同。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，那就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，有些不同。社会主义，亦复如是。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，不论是科学派、空想派，都拿他来作基础。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，又都不同。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，用以为实际的运动，他会因时、因所、因事的性质情形，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。在清朝时，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新觉罗家的皇统。在今日，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。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，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。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，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。一个社会主义者，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，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，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，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代需要的企图。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，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，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，就变成空的罢了。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，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，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。

二、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，他的著作恒

至不为人读，而其学说，却如通货一样，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，渐渐磨灭，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。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，人人都称赞他，却没有一个人读他。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，没有一个人读他，大家却都来滥用他。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。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，这个主义，那个主义，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，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。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，就难免招假冒招牌的危险。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，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；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，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。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，很在社会上流行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。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，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，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。可是这种现象，正如中山先生所云：新开荒的时候，有些杂草毒草，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，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。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，就闭了他的剪铺。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，就歇了他的茶庄。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，就并良善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。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宣传。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，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正义，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，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，免得阿猫、阿狗、鹦鹉、留声机来混我们，骗大家。

三、所谓过激主义《新青年》和《每周评论》的同人，谈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。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、文学运动，据日本《日日新闻》的批评，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。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，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潮流。我可以自白：我是喜欢

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。当那举世若狂，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，我就作了一篇《Bolshevism 的胜利》的论文，登在《新青年》上。当时听说孟和先生，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不满意，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。（孟和先生游欧归来，思想有无变动，此时不敢断定。）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，给《新青年》的同人，惹出了麻烦，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，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，这真是我的罪过了。不过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。我们应该研究他，介绍他，把他的真象，昭布在人类社会，不可一味听信人家，为他们造的谣言，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。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“妇女国有”，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。后来看见美国《New Republic》登出此事的原委，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，原是布尔什维克政府，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的人造的。以后展转传讹，人又给他们加上了。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、土地法、婚姻法等几篇论文，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国的参考，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。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，又疑这话也是谣言。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，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。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，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名词怎么解释？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、军国主义的日本人，把他译作“过激主义”，他们看“过激”这两个字，很带着些危险，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。看见先生们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，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。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激烈一点，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。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。那“杨子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子兼爱，是无父也；无父无君，是禽

兽也”的逻辑，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。现在就没有“过激党”这个新名词，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。什么“邪说异端”哪，“洪水猛兽”哪，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。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，我们就谈贞操问题，他们又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。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，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。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，发言论事，简直是万难，东也不是，西也不是。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，用他作材料、作工具，以为实际的运动；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，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、作工具，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，那些猫、狗、鹦鹉、留声机，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，“过激主义”哪，“洪水猛兽”哪，“邪说异端”哪，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，那有工夫去理他！

四、根本解决 “根本解决”这个话，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，不去努力，这实在是一个危险。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。若在有组织，有生机的社会，一切机能，都很敏活；只要你有一个工具，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，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。若在没有组织，没有生机的社会，一切机能，都已闭止，任你有什么工具，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。这个时候，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，才有把一个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。就以俄国而论，罗曼诺夫王家没有颠覆、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，一切问题，丝毫不能解决，今则全都解决了。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，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，都是表面的构造。他的下面，有经济的构造，作他们一切的基础。经济组织一有变动，他们都跟着变动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，是根本解决。经济问题一旦解决，什么政治问题，法律问题，家族制度问题，

女子解放问题，工人解放问题，都可以解决。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（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）的第一说，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，是不能免的，而于他的第二说，——就是阶级竞争说——了不注意，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，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，那经济的革命，恐怕永远不能实现，就能实现，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。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，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。天下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，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，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。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。我们应该承认：遇着时机，因着情形，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；而在根本解决以前，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。

以上拉杂写来，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。有的稍相差异，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。如有未当，请赐指教。以后再谈罢。

李大钊，寄自昌黎五峰

（原载《每周评论》第三十五号，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出版）

随 感 录_{四十三}

音 迅

进步的美术家，——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。

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。他的制作，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象，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。令我们看了，不但欢喜赏玩，尤能

发生感动，造成精神上的影响。

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，是能引路的先觉，不是“公民团”的首领。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，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，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。

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“泼克”上，有几张讽刺画。他的画法，倒也模仿西洋；可是我很疑惑，何以思想如此顽固，人格如此卑劣，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“某某是我而子”一样。可怜外国事物，一到中国，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，无不失了颜色。美术也是其一；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，便画猥亵画；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，只能画招牌。皮毛改新，心思仍旧，结果便是如此。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，更是无足深怪了。

说起讽刺画，不禁想到美国画家勃拉特来（L.D.Brady 1853—1917）了，他专画讽刺画，关于欧战的画尤为有名；只可惜前年死掉了。我见过他一张“秋收时之月”（The Harvest moon）的画。上面是一个形如骷髅的月亮，照着荒田；田里一排一排的都是兵的死尸。唉唉这才算得真的进步的美术家的讽刺画。我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有一日，出这样一个进步的讽刺画。

选自《热风》

渡河与引路

鲁迅

玄同兄：

两日前看见《新青年》五卷二号通信里面，兄有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，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；我于ESPeranto固不反对，但也不愿讨论；因为我的赞成ESPeranto的理由，十分简单，还不能开口讨论。

要问赞成的理由，便只是依我看来，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；所以赞成ESPeranto。

至于将来通用的是否ESPeranto，却无从断定。大约或者便从ESPeranto改良，更加圆满；或者别有一种更好的出现，都未可知。但现在既是只有这ESPeranto，便只能先学这ESPeranto。现在不过草创时代，正如未有汽船，便只好先坐独木小舟；倘使因为豫料将来当有汽船，便不造独木小舟，或不坐独木小舟，那便连汽船也不会发明，人类也不能渡水了。

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共通的言语，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。说将来必不能有的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；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。

但我还有一个意见，以为学ESPeranto是一件事，学ESPeranto的精神，又是一件事。——白话文学也是如此。——倘若思想照旧，便仍然换牌不换货；才从“四目仓圣”面前爬起，又向“柴明华先师”脚下跪倒；无非反对人类进